宋史/卷45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五十一 ◄

宋史
卷四百五十一　列傳第二百一十　忠義六

► 卷四百五十二

趙良淳

趙良淳，字景程，居饒之餘干，太宗子恭憲王之後，丞相汝愚曾孫也。累世以學行名，號賢宗子。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，知立身大節。及仕，所至以幹治稱，而未嘗干人薦舉。初以蔭為泰寧主簿，三遷至淮西運轄，浮湛冗官二十餘年。馬光祖、李伯玉、范丁孫交薦辟之，卒不振拔。考舉及格，改知分寧縣。分寧，江西劇邑，俗尚譁訐，良淳治之，不用刑戮，不任吏胥，取民之敦孝者，身親尊禮之，至甚傑驁者，乃繩以法，俗為少革。秩滿，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，詔除諸司審計院，督餉江西，升大理司直。

咸淳末，廷臣議眾建宗室於內郡，以為屏翰，遂除良淳知安吉州。先是，知州李庚遁，百事隳廢。良淳至，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，悉舉行之。時歲饑，民相聚為盜，所在起。或請以兵擊之，良淳曰：「民豈樂為盜哉？時艱歲旱，故相率剽掠苟活耳。」命僚屬以義諭之，眾皆投兵散歸，其不歸者，眾縛以獻。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。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，嘗語人曰：「使太守身可以濟民，亦所不惜也。」其言懇懇，足以動人，人皆倒囷以應之。朝議尋以徐道隆為浙西提刑，以輔良淳，加良淳直祕閣。

文天祥去平江，潰兵四出剽掠，良淳捕斬數人，梟首市中，兵稍戢。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，良淳焚書斬其使。大兵迫獨松關，有旨趣道隆入衛。道隆既去，大兵至，軍其東西門。良淳率眾城守，夜就芟舍陴上不歸。

先是，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，宜興已危，不敢往，乃如安吉見良淳，願留以為輔。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，意其可用也，請於朝，留戍安吉。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，兵入城呼曰：「眾散，元帥不殺汝。」於是眾號泣散去。良淳命車歸府，兵士止之曰：「事至此，侍郎當為自全計。」良淳叱去之。命家人出避，乃閉閣自經。有兵士解救之，復蘇，眾羅拜泣曰：「侍郎何自苦？逃之猶可求生。」良淳叱曰：「我豈逃生者邪？」眾猶環守不去，良淳大呼曰：「爾輩欲為亂邪？」眾涕泣出，復投繯而死。

徐道隆

徐道隆，字伯謙，婺州武義人。父煥，知南雄。道隆以任入官，累官潭州判官、權知全州。荊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為參議官。立信遷兵部尚書，道隆與賓客十許人俱去江陵。趙孟傳為制置使，以道隆參其軍事，遂為提點刑獄。

時文天祥既去平江，潰卒四出，為浙西患苦，安吉尤甚。有旨令道隆措置，乃梟其首亂者於市。牛監軍遁，范文虎、程鵬飛、管景模俱遺書誘降，道隆焚書斬使。

大兵至臨平皐亭山，令間道入援，時水陸皆有屯軍，道絕不通，議由太湖經武康、臨安縣境勤王。即日乘舟出臨湖門，泊宋村。郡守趙良淳既縊死。德祐二年正月朔旦，追兵及道隆，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，矢盡槍槊折，一軍盡沒。道隆見執艦內，間守者少怠，赴水死，長子載孫亦赴水死。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，命贈官賜謚，厚恤其家，立廟安吉，官其子孫。越三日宋亡。

姜才

姜才，濠州人。貌短悍。少被掠入河朔，稍長亡歸，隸淮南兵中，以善戰名，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，為通州副都統。時淮多健將，然驍雄無逾才。才知兵，善騎射，撫士卒有恩，至臨陣，軍律凜凜。其子當戰，回白事，才望見以為敗也，拔劍馳逐，幾殺之。

賈似道出師，才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，相拒於丁家洲。大軍設砲架彀車弩江濱，中流數千艘，旌旗聯亙，鼓行而下。才奮兵前接戰，鋒已交，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，眾見之，譁曰：「步帥遁矣。」於是諸軍皆潰，才亦收兵入揚州。大兵乘勝攻揚州，才為三疊陣逆之三里溝，戰有功。又與元帥戰揚子橋，日暮兵亂，流矢貫才肩，才拔矢揮刀而前，所向辟易。已而大軍築長圍，自揚子橋竟瓜洲，東北跨灣頭至黃塘，西北至丁村，務欲

以久困之，時德祐元年也。

明年正月，宋亡。二月，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降，才發弩射卻之，復以兵擊五奉使於召伯堡，大戰而退。未幾，瀛國公至瓜洲，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。將士皆感泣。乃盡散金帛犒兵，以四萬人夜搗瓜洲，戰三時，眾擁瀛國公避去。才追戰至浦子市，夜猶不退。阿术使人招之，才曰：「吾寧死，豈作降將軍邪！」四月，才以兵攻灣頭柵。五月，復攻之，騎旋濘而止，乃舍騎步戰，至四鼓，全師以歸。揚食盡，才時出運米真州、高郵以給兵。六月，護餉至馬家渡，萬戶史弼將兵擊奪之，才與戰達旦，弼幾殆，阿术馳兵來援，乃得免去。

庭芝以在圍久。召才計事，屏左右，語久之，第聞才厲聲云：「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。」左右聞之俱汗下。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，期與俱死。

七月，益王在福州，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、保康軍承宣使召才，才與庭芝東至泰州，將入海。阿术以兵追及，圍泰州，使使者招之降，才不聽。阿术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，會才疽發脅不能戰，諸將遂開門降。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，執之以獻。阿术愛其忠勇，欲降而用之，才肆為謾言；阿术責庭芝不降，才曰：「不降者，才也！」復憤憤不已，阿术怒，剮之揚州。才臨刑，夏貴出其傍，才切齒曰：「若見我寧不媿死邪？」

有洪福者，夏貴家僮也，從貴積勞為鎮巢雄江左軍統制，鎮江北。貴降，福與子大淵、大源、下班祗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，加右武大夫、知鎮巢。貴既臣附，招福，不聽，使其從子往，福斬之。大兵攻城，久不拔，遣貴至城下，好語語福，請單騎入城。福信之，門發而伏兵起，執福父子，屠城中。貴泣殺大源、大淵，諱曰：「法止誅首謀，何至舉家為戮？」福叱曰：「以一命報宋朝，何至告人求活邪？」次及福，福大罵數貴不忠，請身南向死，以明不背國也。聞者流涕。

馬塈

馬塈，宕昌人也。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，而塈與其兄堃特顯。咸淳中，塈知欽州，徙知邕。邕地接六詔、安南，傍通諸溪峒，撫御少失宜，往往召亂。塈鎮撫諸蠻及治關隘，皆有條理，大理不敢越善闡，安南不敢入永平，諸峒皆上帳冊，邊陲晏然。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，加閤門宣贊舍人。未幾，以左武衛將軍征入朝。已而宋亡，塈因留靜江，總屯戍諸軍，護經略司印守城。

至元十四年，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。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，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，鑿馬坑，斷嶺道。大兵攻嚴關不克，乃以偏師入平樂，過臨桂，夾攻堅。堅兵敗，退保靜江。平章使人招降，堅發弩射之。攻三月，堅夜不解甲，前後百餘戰，城中死傷相籍，訖無降意。城東隅稍卑，大軍陽攻西門，以精兵夜決水閘，攻東門，破其外城；堅閉內城城守，又破之。堅率死士巷戰，刀傷臂被執，殺之斷其首，猶握拳奮起，立逾時始仆。靜江破，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，獨堅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。阿里海牙笑曰：「是何足攻。」圍之十餘日，婁從壁上呼曰：「吾屬饑，不能出降，苟賜之食，當聽命。」乃遺之牛數頭，米數斛。一部將開門取歸，復閉壁。大軍乘高視之，兵皆分米，炊未熟，生臠牛，啖立盡。鳴角伐鼓，諸將以為出戰也，甲以待。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，聲如雷霆，震城土皆崩，煙氣漲天外，兵多驚死者。火熄入視之，灰燼無遺矣。

密佑

密佑，其先密州人，後渡淮居廬州。佑為人剛毅質直，累官至廬州駐劄、御前遊擊中軍統領，改權江西路副總管。

咸淳十年，以閤門宣贊舍人為江西都統。是冬，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，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，而將大兵東下。明年二月，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州，阿里海牙以兵逆擊，執世傑荊江口，兵盡潰，半入江西。江西制置黃萬石招集之，且募寧都、廣昌、南劍義兵千餘人，盡以屬佑。十一月，大兵至隆興，劉槃兵敗，乃嬰城自守。萬石時移治撫州，將遁，懼佑不從，乃調佑兵援槃，且戒以勿戰。未至隆興，槃已降，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。

已而元帥張榮實、呂師夔提兵逼撫州，佑率眾逆之進賢坪，兵來呼曰：「降者乎？鬥者乎？」佑曰：「鬥者也。」麾其兵突戰，進至龍馬坪，大兵圍之數重，矢下如雨。佑告其部曰：「今日死日也，若力戰，或有生理。」眾咸憤厲。自辰戰至日昃，佑面中矢，拔之復戰，又身被四矢三槍，眾皆死，僅餘數十人。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，前渡橋，馬踏板斷，遂被執。眾見其勇，戒勿殺，輿歸隆興。元帥宋都鰼曰：「壯士也。」欲降之，繫之月餘，終不屈。嘗罵萬石為賣國小人，使我志不得伸。宋都鰼命劉槃、呂師夔坐城樓，引佑樓下，以金符遺之，許以官，佑不受，語侵槃、師夔，益不遜。又令佑子說之曰：「父死，子安之？」佑斥曰：「汝行乞於市，第云密都統子，誰不憐汝也。」怡然自解其衣請刑，遂死。觀者皆泣下。

張世傑

張世傑，范陽人。少從張柔戍杞，有罪，遂奔宋，隸淮兵中，無所知名。阮思聰見而奇之，言之呂文德，文德召為小校。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。攻安東州，戰疾力，與高達援鄂州有功，轉十官。尋從賈似道入黃州，戰蘄草坪，奪還所俘，加環衛官，歷知高郵軍、安東州。

咸淳四年，大軍築鹿門堡，呂文德請益兵於朝，調世傑與夏貴赴之。及呂文煥以襄陽降，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。世傑以鐵絚鎖兩城，夾以砲弩，其要津皆施杙，設攻具。大軍破新城，長驅而下，世傑力戰，不得前，遣人招之，不聽。丞相伯顏陽攻嚴山隘，潛自唐港蕩舟入漢，東攻鄂，鄂降。

世傑提所部兵入衛，道復饒州，乃入朝。時方危急，征諸將勤王多不至，獨世傑來，上下歎異。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，總都督府兵。遣將四出，取浙西諸郡，復平江、安吉、廣德、溧陽諸城，兵勢頗振。七月，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，令以十舟為方，碇江中，非有號令毋發碇，示以必死。元帥阿术載弩士以火矢攻之，世傑兵亂，無敢發碇，赴江死者萬餘人。大敗，奔圌山。上疏請濟師，不報。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十月，進沿江招討使，改制置副使、兼知江陰軍。已而大軍至獨松關，召文天祥入衛，以世傑為保康軍節度使、知平江。尋亦召入衛，加檢校少保。

二年正月，大軍迫臨安，世傑請移三宮入海，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。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，不可，白太皇太后止之。未幾，和議亦沮。兵至皐亭山，世傑乃提兵入定海。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，世傑以為彪來從己俱南也，椎牛享之，酒半，彪從容為言，世傑大怒，斷其舌，磔之巾子山。

四月，從二王入福州。五月，與宜中奉昰為主，拜簽書樞密院事。王世強導大軍攻之，世傑乃奉益王入海，而自將陳吊眼、許夫人諸畬兵攻蒲壽庚，不下。十月，元帥唆都將兵來援泉，遂解去。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，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，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。招討劉深攻淺灣，世傑兵敗，移王居井澳，深復來攻井澳，世傑戰卻之，因徙碙州。

至元十五年正月，遣將王用攻雷州，用敗績。四月，益王殂，衛王昺立，拜世傑少傅、樞密副使。五月，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，三戰皆不利。六月，再決戰雷城下，應科

死之。世傑以碉州不可居，徙王新會之厓山。八月，封越國公。發瓊州粟以給軍。十月，遣淩震、王道夫襲廣州，震敗績。

明年，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，或謂世傑曰：「北兵以舟師塞海口，則我不能進退，盍先據海口。幸而勝，國之福也；不勝，猶可西走。」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，動則必散，乃曰：「頻年航海，何時已乎？今須與決勝負。」悉焚行朝草市，結大舶千餘作水砦，為死守計，人皆危之。已而弘範兵至，據海口，樵汲道絕，兵茹乾糧十餘日，渴甚，下掬海水飲之，海鹹，飲即嘔泄，兵大困。世傑率蘇劉義、方興日大戰。弘範得世傑甥韓，命以官，使三至招之，世傑歷數古忠臣曰：「吾知降，生且富貴，但為主死不移耳。」二月癸未，弘範等攻厓山，世傑敗，走衛王舟。大軍薄中軍，世傑乃斷維，以十餘艦奪港去。後還收兵厓山，劉自立擊敗之，降其將方遇龍、葉秀榮、章文秀等四十餘人。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，俄颶風壞舟，溺死平章山下。

劉師勇

劉師勇者，廬州人。以戰功歷環衛官。魯港師潰，賈似道欲東入海，師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，似道然之。時姚訚復常州，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，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，助訚守常，而以張彥守呂城，合兵拒大軍。戰失利，彥馬弱，陷淖中見執，呂城失守，常州勢益孤。大軍置彥城下招降，師勇以大義斥彥，彥慚而退。又遣范文虎來諭，師勇伏弩射走之。常受圍數月，援兵絕，有群鴟飛鳴繞城，眾惡為不祥，俄而城陷。師勇拔柵，戰且行，其弟馬墮塹，躍不能出，師勇舉手與訣而去。淮軍數千人皆鬥死。有婦人伏積屍下，窺淮兵六人反背相拄，殺敵十百人乃殪。師勇從二王至海上，見時事不可為，憂憤縱酒卒，葬於鼓山。

陸秀夫

陸秀夫，字君實，楚州鹽城人。生三歲，其父徙家鎮江。稍長，從其鄉人孟先生學，孟之徒恒百餘，獨指秀夫曰：「此非凡兒也。」景定元年，登進士第。李庭芝鎮淮南，聞其名，辟置幕中。時天下稱得士多者，以淮南為第一，號「小朝廷」。

秀夫才思清麗，一時文人少能及之。性沉靜，不苟求人知，每僚吏至閣，賓主交歡，秀夫獨斂焉無一語。或時宴集府中，坐尊俎間，矜莊終日，未嘗少有希合。至察其事，皆治，庭芝益器之，雖改官不使去己，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。咸淳十年，庭芝制置淮

東，擢參議官。德祐元年，邊事急，諸僚屬多亡者，惟秀夫數人不去。庭芝上其名，除司農寺丞，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。

二年正月，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，不就而反。二王走溫州，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，使人召陳宜中、張世傑等皆至，遂相與立益王於福州。進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。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，知軍務，每事咨訪始行，秀夫亦悉心贊之，無不自盡。旋與宜中議不合，宜中使言者劾罷之。張世傑讓宜中曰：「此何如時，動以臺諫論人？」宜中皇恐，亟召秀夫還。

時君臣播越海濱，庶事疏略，楊太妃垂簾，與群臣語猶自稱奴。每時節朝會，秀夫儼然正笏，立如治朝，或時在行中，淒然泣下，以朝衣拭淚，衣盡浥，左右無不悲動者。屬井澳風，王以驚疾殂，群臣皆欲散去，秀夫曰：「度宗皇帝一子尚在，將焉置之？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，今百官有司皆具，士卒數萬，天若未欲絕宋，此豈不可為國邪？」乃與眾共立衛王。時陳宜中往占城，以與世傑不協，屢召不至。乃以秀夫為左丞相，與世傑共秉政。時世傑駐兵厓山，秀夫外籌軍旅，內調工役，凡有所述作，又盡出其手。雖匆遽流離中，猶日書《大學章句》以勸講。

至元十六年二月，厓山破，秀夫走衛王舟，而世傑、劉義各斷維去，秀夫度不可脫，乃杖劍驅妻子入海，即負王赴海死，年四十四。

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並輜重沉海，不死被執，搒掠無完膚，一夕得脫，卒蹈海。

劉鼎孫 〈附〉

鼎孫，字伯鎮，江陵人，進士也。

方秀夫海上時，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，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：「君後死，幸傳之。」其後厓山平，光薦以其書還廬陵。大德初，光薦卒，其書存亡無從知，故海上之事，世莫得其詳云。

徐應鑣

徐應鑣，字巨翁，衢之江山人，世為衢望族。咸淳末，試補太學生。德祐二年，宋亡，

瀛國公入燕，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。應鑣不欲從，乃與其子琦、崧、女元娘誓共焚，子女皆喜從之。

太學故岳飛第，有飛祠，應鑣具酒肉祀飛曰：「天不祐宋，社稷為墟，應鑣死以報國，誓不與諸生俱北。死已，將魂魄累王，作配神主，與王英靈，永永無斁。」琦亦賦詩以自誓。祭畢，以酒肉餉諸僕，諸僕醉臥，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，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，縱火自焚。一小僕未寐，聞火聲，起至樓下穴牖視之，應鑣父子儼然坐立，如廟塑像。走報諸僕，壞壁入，撲滅火。應鑣不得死，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，倉卒莫知所之，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，皆僵立瞠目，面如生。諸僕為具棺斂，殯之西湖金牛僧舍。益王立福州，褒其節，贈朝奉郎、祕閣修撰。後十年，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，私謚曰「正節先生」。

陳文龍

陳文龍，字君賁，福州興化人。丞相俊卿之後也。能文章，負氣節。初名子龍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，度宗易其名文龍。

丞相賈似道愛其文，雅禮重之。由鎮東軍節度判官、歷崇政殿說書、祕書省校書郎。數年，拜監察御史，皆出似道力。然自十數年，似道所置臺諫皆闒茸，臺中相承，凡有所建白，皆呈稿似道始行。至文龍為之，獨不呈稿，已忤似道。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，似道主其說，文龍上疏以為不可，似道怒，寢其疏。襄陽久被圍，似道日恣淫樂，不少加意，時陽請督師，而陰使其黨留己，竟失襄陽。文龍上疏極言其失。范文虎總師無功，似道芘之，以知安慶，又除趙溍知建康，黃萬石知臨安。文龍言：「文虎失襄陽，今反見擢用，是當罰而賞也。溍乳臭小子，何以任大閫之寄？萬石政事怠荒，以為京尹，何以能治？請皆罷之。」似道大怒，黜文龍知撫州，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。未幾，呂文煥導大軍東下，范文虎首迎降，與文煥俱東。似道兵潰魯港，溍最先遁，以故列城從之皆遁，始悔不用文龍之言。起為左司諫，尋遷侍御史。

時邊事甚急，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，而日坐朝堂爭私意。潛說反，以平江降，臺臣請籍其家，爚以為可，宜中以為不可。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，而大臣不監護，臺諫論之，爚請行邊，下公卿雜議，宜中請出督師，又下公卿雜議。文龍上疏曰：「《書》言：『三后協心，同底於道』；北兵今日取某城，明日築某堡，而我以文相遜，以跡相疑，譬猶拯溺救焚，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。請詔大臣同心圖治，無滋虛議。」其後宜中與爚

終不相能而去，至十月始來，事已不可為矣。

是冬，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。未幾議降，文龍乃上章乞歸養，既出國門而悔之，復上疏求還，不報，乃歸。五月，益王稱制於福州，復以文龍參知政事。漳州叛，以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。文龍以黃恪前守漳有恩信，辟為參謀官。按兵泉州，使恪入招撫之，恪至，民皆頓首謝罪。興化有石手軍者，能擲石中人，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，石手軍亦叛，復命文龍為知軍，平之。

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，建寧、泉、福皆降。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，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，使持書責世強、剛中負國。遂發民兵自守，城中兵不滿千，大兵來攻不克，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，文龍焚書斬其使。有風其納款者，文龍曰：「諸君特畏死耳，未知此生能不死乎？」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。華即降，且導兵至城下，通判曹澄孫開門降，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，欲降之，不屈，左右淩挫之，文龍指其腹曰：「此皆節義文章也，可相逼邪？」強之，卒不屈，乃械繫送杭州。文龍去興化即不食，至杭餓死。其母繫福州尼寺中，病甚，無醫藥，左右視之泣下。母曰：「吾與吾兒同死，又何恨哉？」亦死。眾歎曰：「有斯母，宜有是兒。」為收葬之。

蒲壽庚以泉州降，告其民曰：「陳文龍非不忠義，如民何？」聞者笑之。大兵既歸，文龍之侄瓚復舉兵殺林華，據興化，未幾復破，瓚死之。

鄧得遇

鄧得遇，字達夫，邛州人。淳祐十年進士。調寧遠主簿，改知南昌縣，通判隆興府，監行在左藏庫，出知昭州，遷廣西提點刑獄，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。

德祐元年，長沙被兵，得遇遣都統馬驥、馬應麒赴援。驥潛叛而還，得遇斬之，軍事悉委之應麒。未幾，馬堅代閫，議事不合。二年，移治蒼梧。

靜江破，得遇朝服南望拜辭，書幅紙云：「宋室忠臣，鄧氏孝子。不忍偷生，寧甘溺死。彭咸故居，乃吾潭府。屈公子平，乃吾伴侶。優哉悠哉，吾得其所！」遂投南流江而死。

張珏

張珏，字君玉，隴西鳳州人。年十八，從軍釣魚山，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，人號為「四川虓將」。

寶祐末，大兵攻蜀，破吉平隘，拔長寧，殺守將王佐父子。至閬州，降安撫楊霽，推官趙廣死之。至蓬州，降守將張大悅，運使施擇善死之。順慶、廣安諸郡，破竹而下。明年，合諸道兵圍合州，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。珏與王堅協力戰守，攻之九月不能下。景定初，合守王堅徵入朝，以馬千代守合。四年，千子饋餉至虎相山，為東川兵所得，屢以書勸千降，朝廷乃以珏代千。珏魁雄有謀，善用兵，出奇設伏，算無遺策。其治合州，士卒必練，器械必精，御部曲有法，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，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，故人人用命。

自全汝楫失大良平，大兵築虎相山，駐兵兩城，時出攻梁山、忠萬開達，民不得耕，兵不得解甲而臥，每餉渠，竭數郡兵護送，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。咸淳二年十二月，珏遣其將史炤、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，大戰城中，復其城。三年四月，平章賽典赤提兵入，壞重慶，夾道出合城下，珏碇舟斷江中為水城，大兵數萬攻之不克，遂引去。

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，徙軍釣魚山，城壁甚固。然開、慶受兵，民凋弊甚，珏外以兵護耕，內教民墾田積粟，未再期，公私兼足。九年，叛將劉整復獻計，欲自青居進築馬騣、虎頂山，扼三江口以圖合，匣剌統軍率諸翼兵以築之。左右欲出兵與之爭，珏不可，曰：「蕪菁平母德、彰城，汪帥勁兵之所聚也，吾出不意而攻之，馬騣必顧其後，不暇城矣。」乃張疑兵嘉渠口，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，火其資糧器械，越砦七十里，焚船場，統制周虎戰死，馬騣城卒不就。

十年，加寧江軍承宣使。德祐元年，升四川制置副使、知重慶府。五月，加檢校少保。徵其兵入衛，蜀道斷，不得達。六月，咎萬壽以嘉定及三龜、九頂降，守將侯都統戰死。已而瀘、敘、長寧、富順、開、達、巴、渠諸郡不一月皆下，合兵圍重慶，作浮梁三江中，斷援兵。自秋徂冬，援絕糧盡，珏屢以死士間入城，許以赴援，且為之畫守禦計。二年正月，遣其將趙安襲青居，執安撫劉才、參議馬嵩歸。二月，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，斷內水橋，入重慶。四月，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。珏結瀘士劉霖、先坤朋為內應。六月，遣趙安破神臂門，執梅應春，殺之，復瀘州。重慶兵漸解去，圍瀘州。十二月，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為制置。

時陽立以涪州降，珏遣張萬攻走立，俘其僚屬馮巽午等。立復合兵來決戰，史進、張世

傑戰死，萬不支，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。珏以都統程聰守涪。重慶兵盡退。珏聞二王立廣中，遣兵數百人求王所。調史訓忠、趙安等援瀘州。張萬入夔，連忠、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，獲將士百餘人，解大寧圍，攻破十八砦。明年六月，張德潤復破涪州，執守將程聰。先是，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，珏入，不知也，使出守涪。聰至郡怏怏，不設備，至是被執。德潤以肩輿載聰歸，語之曰：「若子鵬飛為參政矣，旦晚可會聚也。」聰曰：「我執彼降，非吾子也。」

是月，梁山軍袁世安降。十月，萬州破，殺守將上官夔。十一月，瀘州食盡，人相食，遂破之，安撫王世昌自經死。

大兵會重慶，駐佛圖關，以一軍駐南城，一軍駐朱村坪，一軍駐江上。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，珏不從。十二月，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，執守將馬堃，軍使包申巷戰死。至元十五年春，珏遣總管李義將兵由廣陽，一軍皆沒。二月，大兵破紹慶府，執守將鮮龍，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。珏率兵出薰風門，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，諸將從其後合擊之，珏兵大潰。城中糧盡，趙安以書說珏降，不聽。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。珏率兵巷戰不支，歸索鴆飲，左右匿鴆，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。中道大憾，斧其舟欲自沉，舟人奪斧擲江中，珏踴躍欲赴水，家人挽持不得死。明日，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，執之送京師。重慶降，制機曹琦自經死，張萬、張起嚴出降。進攻合州，破外城。三月，王立亦降。

珏至安西趙老庵，其友謂之曰：「公盡忠一世，以報所事，今至此，縱得不死，亦何以哉？」珏乃解弓弦自經廁中，從者焚其骨，以瓦缶葬之死所。

趙立 〈附〉

趙立者，字德修，重慶人。第進士，以上書迕賈似道被謫。德祐初，起為太社令、湖北提刑。使蜀趣諸將入衛，至重慶則咎萬壽已降，珏方城守為後圖。立無以復命，還至涪，沉水死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